

春秋左傳詁

春秋左傳詁卷十四

陽湖洪亮吉學

傳

襄公三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詁

蔡邕獨斷御者進也

杜本此

三云

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

詁

孔安國書

傳黜退也撫劍從之

詁

王逸楚詞章句撫持也廣雅同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詁

小爾雅集成

也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

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

詁

詩毛傳御禦也拂衣

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

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
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
信臣懼不免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
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
命於敬嬖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
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
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爾雅淹久也杜
此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
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國服虔云殺太子角不

書舉重者

本

按子叔卽殤公也杜注以爲勦無諡誤書

曰甯喜弑其君勦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國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

既叛衛又不臣于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

同上

甲午衛

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國說文領低頭

也春秋傳曰迎于門鎖之而已釋文本作頷按說文頷面黃也此頷當作鎖爲是眾經音義稱說文頷搖其頭也杜注取之然音義所據未知何本疑屬服氏通俗文等義元應誤以爲說文也廣雅鎖動也張湛注列子曰鎖猶搖頭也皆與杜義同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

殖綽復愬於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入邑詒服虔云四井為邑史記集解賜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諸本降誤隆从定本改正漢書章元成傳引春秋傳即作降殺詒廣雅犀差也降降

同按解隆字近故誤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

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

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

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詒淮南王書中行穆伯手搏虎

高誘注曰中行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也按淮南所

稱高氏指為晉臣當即荀吳召公也楚子秦人侵吳

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
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
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
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
頡遇王子弱焉說文弱撓也杜注弱敗也義亦同戌怒
拙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
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
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
謂國秦不其然諸本作秦其不然今從本改正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
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

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

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部懿氏六十

服虔云六十邑

本疏

劉炫以服說爲是以與孫氏趙武不

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
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遣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
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
兼享之晉侯賦嘉樂服虔云晉侯有嘉樂愚之甚也同上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
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
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
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

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

將仲子兮

釋文大本無兮字此依詩序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

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詘服虔云芮司徒宋大夫

御覽杜取此

赤而毛詘服虔云其

身色赤而生毛也

同上

棄諸堤下

五行志引作棄之堤下

共姬之妾

取以入詘服虔云共姬宋伯姬也

同上杜取此

名之曰棄長而

美平公入夕詘服虔云視夕也平公共姬子

同上杜取此

共姬

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詘服虔云尤過也意說之視

之過久

同上

姬納諸御詘服虔云納之平公之御

同上

嬖生佐詘服虔云嬖棄而生佐佐立爲宋元公

同上

惡而婉

說

文婉順也春秋傳曰大子痊婉按今傳作佐惡而婉大

子痊美而狠此云大子痊婉疑誤也服虔亦云婉順也

佐貌惡心順

同上杜取此

大子痊美而狠

詒服虔云大子貌

美而心狠狠戾不從教

同上杜取此

合左師畏而惡之**詒**服

虔云合左師向戍也

同上杜取此

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

師而無寵

釋文牆或作牆音牆

詒服虔云寺人宋閹惠伊皆發聲實

爲牆戾以公寺人爲大子內師掌內官

同上

秋楚客聘於

晉過宋

詒服虔云楚客道過宋

同上

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

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詒服虔云夫爲大子

伊戾無寵于大子故曰夫不惡女

同上

對曰小人之事君

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

有共其外莫共其內服虔云言我內師也當為內師共

內使上同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服虔

云以書為之徵驗也書盟書也上同而騁告公曰太子將

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服虔

虔云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弑其父也上同

杜取此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服虔云有明徵也上同杜取此

問諸夫人服虔云夫人佐母棄也上同杜取此與左師則皆

曰固聞之服虔云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為亂上同公囚大

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

矣左師聞之服虔云聞太子與佐期日中上同聒而與之

語服虔說文聒謹語也服亦云聒謹也欲使失期於佐上同杜取

此按服杜皆用說文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詒服虔

云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聽夫人左

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同公徐聞

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廣韻引作騶馬云習馬孫

恆按左傳步馬字不从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

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詒正義云夫人氏者氏猶家

也惠棟云非也弃本芮司徒女與宋同姓故不云某氏

始言君夫人氏後言君之妾弃也公羊傳曰宋三世無

大夫三世內娶也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

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

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初伍參與蔡大
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
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
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司農周禮注班布也

杜本此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

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
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
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詩毛傳杞木名說文
梓楸也杜注略同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
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
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

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漢書王莽傳引作殄賴

詩毛傳殄

盡也瘁病也

杜本此

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

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

加膳加膳則飫賜**詩**說文飫燕食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

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

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

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

可救療**詩**

說文療治也療或从療方言療治也

杜本此

所謂

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
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
鼓鈞聲以夜軍之鄒賈服並云均同也鈞均同此杜取楚師
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
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
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諸本大夫並譌夫人从宋
本改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鄒說文鄙晉邢侯邑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諸本皆誤作晉遇楚于靡角之
谷今从宋本改正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
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
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苗水經注潯水逕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厭諸本作歷今從釋文改正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苗鄭眾云此范句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本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苗賁達鄭眾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樂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

軍別將之欲使樂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樂以良卒從

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同又云中軍

之卒良故易之國語今按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樂書

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散之

韋昭注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賈此注蓋本國語立說

正義譏之非是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

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固小爾雅夷

傷也燔滅也字林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子反死之鄭

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外傳作離子子木曰

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外傳

作激舉下椒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

鳴作猷鳴

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歸劉達吳都賦注昧

冒也

杜本此

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覺於

勇歸買鄭先儒皆以覺爲動也王肅云覺爲自矜奮以夸

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仡奮覺以軒髻是覺爲奮動

之意也

本疏杜取此

嗇於禍歸說文嗇愛嗇也廣疋嗇貪也

杜本此

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子展說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鄆京相璠曰汜

城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置關于其下水經注而後

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

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

曲禮疏引傳文作擯者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

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

烏餘以廩丘奔晉鄆地理志東郡廩丘縣杜本襲衛羊角

取之鄆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平廩丘縣南有羊角城水經

注杜遂襲我高魚鄆京相璠曰高魚魯邑也今廩丘縣

同此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同上杜服虔云取魯

取此

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

本疏

有大雨自其竇入介王

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

韋昭國語注周密也

杜本此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

以其眾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

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
鼠亦不知也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
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
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
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
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
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
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
國而坐

釋文鄉本
亦作嚮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

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
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國服虔云喪麻已除
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上同按稅與
稅古字通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國杜注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惠棟按熊安生禮記義疏云
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臣六十矣
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
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
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宋向戌善
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國周
禮小祝彌災兵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鄭元云彌讀

如紕安也按弭彌古字通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

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說文蠹木中蟲李

巡爾雅注同高誘戰國策注曰蠹害也按杜注蓋兼取

二義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

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

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

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

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

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

辭說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

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本疏

戊申叔孫豹齊

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

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

有經本作宋向戌後刊去宋字以文義例之不必有也自宋本以下似皆衍一宋字

從子木成言於

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

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

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聞

爾雅駟傳也謁告也

杜本此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

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

藩爲軍

外傳作蕃

晉楚各處其偏伯風謂趙孟曰

說

服虔云伯

風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風非荀盈也

本

楚氛甚惡

說

文氛祥氣也王逸楚辭章句云氛惡氣也按杜注

略同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說文

殫殫盡也弊頓仆也按單當作殫斃當作弊容古字通

杜注單盡也斃踏也義亦略同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

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

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詰陸遜

云病字疑當屬下讀顧炎武以爲然則夫能致死與宋

致死雖倍楚可也宋本致死下有與宋子何懼焉又不及

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

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

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詰賈逵云叔

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爭魯國不爲人私

雖以違命見貶其于尊國之義得之

本

晉楚爭先晉人

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

詒廣雅只辭也詩毛傳尸主也

杜本此

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

詒服虔云

楚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

君也楚先歆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

本

子木與之言弗

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

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

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

又歆食氣也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王符引作宜其股肱五君

詒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

太傅也

本疏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

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

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

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文選注引作請皆賦詩以卒君

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

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

按詩賁賁作

奔奔音義並通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

詒說文第牀

簣也服虔云簣謂之第

史記集解杜取此

況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
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詩作彼
交匪敖梁履繩曰戒十四年傳引此文又作彼交匪敖
何以互異蓋古文有以彼作匪字用者襄八年傳如匪
行邁謀杜注云匪彼也與鄭箋異今按廣雅亦云匪彼
也蓋杜注所本福壽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
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

所謂不及五稔者廣廣疋稔年也釋文穀一熟爲一年杜本

疋

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
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服虔

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鬪自矜其功故求免

死之賞也

本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

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

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

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高誘呂覽注引作兵之來久矣聖

人以興亂人以廢

高誘引作聖人以治亂人以亡王廢興

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

道蔽諸侯詒釋文云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服虔云斃

蹄也一日罷也王肅董遇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本

惠棟曰蔽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周禮

大司寇職曰以邦成弊之鄭眾曰敝之斷其獄訟也是

蔽與弊通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

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

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

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詒顧炎武云見周頌惠棟

按頌曰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曰誠以謚我與何

音相近伏生尙書維刑之謚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

傳亦訓溢爲慎今傳作恤與毛鄭意合古溢謚字通鄭氏訓爲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爲憂尤誤說文云譖嘉善也毛傳訓假爲嘉義亦同向戌之謂乎齊崔杼生成

及疆而寡詁爾雅寡罕也說文寡少也按杜注寡特也特

亦罕少之義小爾雅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墨子辭過篇云內無拘女外無寡夫又云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

多拘無夫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本

作無今从石經改正釋文本亦作无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

立明成請老于崔詁鄭道元云濕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

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卽襄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氏者也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

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无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

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呂覽作盧蒲癸誦賈逵云癸齊大夫慶

封之屬

史記集解杜取此

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弃

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

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

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

使駕不得使圉人駕鄭元儀禮注圉養馬者寺人杜本此

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

氏堞其宮而守之誦釋名堞取其重疊之義也按堞其宮

當亦此義杜以爲短垣轉迂曲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
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嬖復命於崔子且御
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音呂覽慎行篇崔杼歸無歸因
而自絞也崔明夜辟諸大墓音按一說辟疑當作避逃
之大墓以辟難也或曰開先人之冢以藏杼尸辛巳崔
明來奔慶封當國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
旣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
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
爲右尹音說文賃庸也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
律厯志引作於辰在申司厯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

淫於元枵說文春秋傳曰歲在元枵元枵虛也以有時

苗陰不堪陽服虔云歲為陽元枵為陰歲乘陰進至元

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

本

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

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

耗字从釋文石經改正

土虛而民耗不

饑何為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

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

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

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按此當以故字為

句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邾悼公來

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

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

展廷勞於東門之外國說文廷往也杜本而傲吾曰猶將

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五行志引君小國事大國

釋文古本無小字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皆如此君

國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按石經亦

傳亦有小字而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五行

作必有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

子禍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

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

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

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爾雅休美也按杜注望

文生義非也此君之憲令鄭元禮記注憲法也此杜本

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
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
而封守跋涉山川鄭周禮大馭登受轡犯軼鄭注引春秋
傳曰軼涉山川按此則跋本作軼刻本譌耳鄭元儀禮
聘禮注引春秋傳亦曰軼涉山川賈疏引傳並同詩毛
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今姑仍之蒙犯霜露以逞君心
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
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

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
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
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
幾十年詒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

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

也本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詒說文休息也杜

此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

明年之次詒廣雅旅客也杜本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

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

如楚舍不爲壇石經作草舍不爲壇蓋因下草詒服虔本

作壇解云除地爲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

則讀爲墀也

本疏

惠士奇云墀墀二字俱从土而亶單爲

聲似古通用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

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大適小

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詩毛

傳刑法也

杜本此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

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

戾

初學記說引作赦

請其不足行其政事

初學記行引作講

共其職貢從

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

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服虔云舍慶封之子也

生傳其職政與子

史記集解杜取此

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

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
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
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
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
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曰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𩚑
說文鶩舒鳧也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𩚑說
文洎灌釜也子雅子尾怒𩚑韓非子曰子夏子尾者景
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高誘呂覽注云子雅惠公
之孫公子欒堅之子竈也子尾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
子薑也桀二子蓋景公從父昆弟慶封告盧蒲癸盧蒲

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
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
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
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
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爾雅六達謂之莊按昭
十年傳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趙岐孟子注莊獄齊
街里名蓋莊獄皆齊之通衢莊又以六達得名也杜注
亦本爾雅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
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
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

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
濟水而戕舟發梁

𨾏

趙岐孟子注戕猶殘也

杜本

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愼莫
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
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
麻嬰爲尸慶隼爲上獻

𨾏

說文隼頭衰翫隼態也从矢圭

聲按此則慶隼蓋亦以隱疾得名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

𨾏

韋昭國語

注優俳也

杜本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

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

𨾏

惠棟曰樂堅高祈以

字爲氏故曰樂高今按惠氏之說非也禮以王父字爲

氏子雅子尾係樂堅高祈之子何得卽云樂高左氏蓋

欲文法之簡故由後言之

按二十七年傳文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文法亦與此同

不然卽當言子雅子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冗今攷昭

三年晏子稱子雅子尾止云二惠不云樂高是其證矣

至十年傳始云齊惠樂高氏其時係子旗子良皆樂高

之孫是至二子時始稱樂氏高氏可知

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樂高乎

明此時始稱爲樂高也

而必曰惠樂高者又從樂高得氏之始推

所從來左氏書法簡而且密如此若子雅子尾卽可稱

樂高則惠樂高三字又當移至此年不待昭十年傳始

見矣惠說旣非杜注亦分析不清或又問別有證乎曰

有此云樂高陳鮑卽以陳氏證樂高可矣左傳史記陳公子完未奔齊之前卽稱爲陳完田完是也外此則如僖十六年正義引世本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是至御事始氏華而桓二年傳文卽云立華氏也亦先言之襄廿六年傳叔向稱罕氏三十年傳子皮稱罕駟豐同生亦然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箇說文桷榱也桷方曰桷扉戶扇也杜本此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

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箇說文薨屋棟也釋名屋脊曰薨薨蒙也吾友程孝廉瑤田云凡屋通以瓦蒙之曰薨故其字从瓦桷杜注本說文正義引說文又云薨棟梁也是又名爲梁不知正義所據何本疑

有誤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
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
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
克反陳于嶽趙岐孟子注嶽里名杜本請戰弗許遂來
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釋文瘁本又作萃倉頡篇云瘁憂也文選按瘁與

悴古字通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鄭

康成讀汜與寔同逋鄧反穆子弗說

諸本皆作不今从石經釋文改定

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
之朱方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注以爲夷末按小司馬
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

不得是夷末明服說有據杜氏非也郡國志吳郡丹徒

劉昭云春秋時朱方

杜同此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

石經誤作孫叔未經勘正

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

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按後漢書方

術折像傳曰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注引左傳曰善人富

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謂

詩毛傳殲盡也旃之也

杜本此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

書禮也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

釋文公子鉏本或作故公鉏者

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上謂按廿一年傳有執公子買

于句瀆之上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之文蓋執買即

放于句瀆之上故慶氏亡復召還也買與賈字體相近

必有一誤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
晏子邾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以欲也何獨弗
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
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殿非
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說文幅布
帛廣也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高誘淮南注遷移也
此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媿說文黜貶下也媿侮易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
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鄭元禮記注致還也
此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漢書集注釋放也

杜本此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

王有亂十人補孔安國尚書注亂治也杜本唐石經無臣

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惠

棟云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今按

宋本亦皆同石經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

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

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

之皆曰崔子也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

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釋文崖本又作涯不敬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

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

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

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從邇詩毛傳邇近也遑暇也
此杜本飢寒

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

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

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

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

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

書之以徵過也鄭元尚書注徵驗也
此杜本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

親禭說文禭衣死人也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禭公患之

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

風俗通引傳作布帛

乃使巫以桃茢先

祓殯

說文茢芳也芳葦華也按爾雅葦醜芳鄭元注周

禮曰茢茢帝詩毛傳亂爲茢茢謂亂穗也據此數者

則茢是茢葦之屬無疑杜注黍穰蓋改字从梨用說文

梨黍穰也廣雅亦同雖有所據然究不若从本字之訓

爲長正義申杜又不能推明所自但云今世茢帝或用

黍穰則今世之帝又有兼用竹者豈可謂桃茢是竹屈

古人就我乎正義所說每游談無根不足深論楚人弗

禁旣而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夏四月

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

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

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詒說文殖

脂膏久殖也按玉篇殖長也生也種也義與說文並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外傳作季治璽書追而予

之諸本予作與今詒鄭司農周禮注璽者印也杜本曰聞

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水經注帥作率既得之矣敢告公冶

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詒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

人多祇同音本疏惠棟曰疏當為詭字之誤也呂覽先識

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詭高誘曰詭讀為誣妄之誣下云

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為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杜氏

好改古文古義存者少矣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

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
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固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

道微

詩疏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

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
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
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
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

王事靡盬不皇啓處

詩

毛傳盬不堅固也啓跪也

杜本此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
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闔使守
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弑之 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

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
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子罕聞
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
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
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
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晉平
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
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
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
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音玉藻隸束及帶鄭元注曰隸讀
爲肄餘也方言肄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肄鄭元曰斬而

復生曰肄

杜本此

說文屏蔽也按杜注云屏城也城可爲

屏蔽義亦通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

之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爲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詩毛傳云旋也

杜本此

齊高子容

別本無齊字今从漢志增入石經初刻亦有齊字

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

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

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五行志作斃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

展瑕展王父

諸本王作玉今从石經宋本改正

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爲一耦鄆鼓父黨叔爲一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

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詒服虔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

之

本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詒按郡國志宏農郡陝

有焦城史記曰武王封神農之後于焦此云姬姓或國

滅後復以姬姓續封也滑霍揚詒地理志河東郡楊應

劭曰楊侯國按楊應作楊辯見後韓魏皆姬姓也晉是

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詒呂覽曰

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按此言武獻以下則當從武

公始今攷竹書紀年周桓王十三年武公晉曲沃滅荀

十六年春滅翼惠王十六年

獻公亦

滅耿滅魏

又左傳云滅霍

十九年滅虢

又左傳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

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註

服虔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

將焉用老臣乎

本疏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公

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

註

服虔

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

史記集解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

南曰美哉

註

先儒以爲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

本疏

始基

之矣

註

王肅云言始造王基也

史記集解杜本此

猶未也

註

賈逵

云未有雅頌之成功

同服注亦同

詩疏

然勤而不怨矣爲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

詩

賈逵云淵深也

同上杜

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詩

賈逵云康叔遭

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羅幽王褒氏之憂故曰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

同上

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

詩

服虔云王室當

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稱王猶春秋之王

人也

同上及詩疏

惠士奇曰王者采風畿內故有王風周官

六詩比賦興風雅頌安得謂王者無風後儒以詩亡爲

雅亡失之甚矣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詩

服虔

云平王東遷洛邑

同上

爲之歌鄭

詩

賈逵云鄭風東鄭是

上同服虔云鄭東鄭古檜國之地

詩疏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

史記無美哉二字

詒服虔云其風細弱已甚攝乎大風之

間忘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同是其先

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詒**服虔云泱泱

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

不切故曰大風同校毛傳泱泱深廣兒杜注云宏大非

義訓表東海者**詒**服虔云言爲東海之表式同其大公

乎國未可量也**詒**服虔云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

同爲之歌幽**詒**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幽鄉詩幽風公

劉所都杜本此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史記作蕩蕩乎**詒**賈逵云

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史記集解其周公之東乎爲之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詒**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

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仲列爲秦伯有

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輶四鐵小戎之

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詩疏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韻賈逵云其

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

史記集解

按颯颯漢書集注浮兒

又作汎司馬貞引廣雅云羣浮也杜注中庸之聲亦非

義訓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韻賈逵云中庸之

德難成而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同上

又史記明

主作盟主按古盟字从冏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惠士奇

曰險史記作儉古文易曰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

讀爲險險而易行卽易之易以知儉也杜注讀爲儉直

是不識字惠棟云漢劉修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今

按張載魏都賦引傳亦作儉惠說是也釋文云依注音

儉亦失之當讀如字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

史記作遺風

不然何憂之遠也

史記作何憂之遠也與傳合石經何字下

有其字衍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

乎

地理志無作亡

自鄆以下無譏焉

詩疏引作自檜以下

服虔云鄆以下

及曹風其國小無所刺譏

同上

爲之歌小雅服虔服虔云自

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

有儀是爲正小雅

詩疏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王

肅云非不能言畏罪咎也

史記集解

其周德之衰乎高誘

淮南注衰小也

杜本此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服虔服虔以爲

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又云服虔讀爲衰微之衰本按釋服注則先王之遺民當指文武之時正對上周德之衰爲幽厲之時而言杜注太回遠爲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謂正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漢書集注熙熙和樂兒杜略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服虔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同上及周禮疏曰至矣哉賈逵云言道備至也史記

集解

直而不倨

高誘呂覽注倨傲也

杜本

曲而不屈

而不偪

史記邇作近

遠而不攜

遷而不淫

王徙豐武王居鎬

同上

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墮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說文底山居也一曰下也廣韵底止也下也行而不流五聲

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

者

賈逵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箛舞曲也南籥以箛舞

也

同上

又云箛舞曲名言天下樂箛去無道

本

疏服虔云象

文王之樂舞象也箛舞曲名言天下樂箛去無道

詩校

說文箛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箛韶據此則箛本舞器

又為虞舜舞曲名杜注舞所執亦當此意惟正義以為

賈杜各以意言俱無所據又云不知箛是何等器則不

攷說文故也又正義韶箛下云箛卽簫亦非曰美哉猶

有感

諸本感作憾重
从釋文改下同

韶賈逵云感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

而至太平也

史記集解

見舞大武者韶賈逵云周公所作武

王樂

同上杜
取此

顧容釋例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

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

門咸池示有降殺也

御覽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

舞韶濩者

史記濩
作護

韶賈逵云韶濩殷成湯樂大濩也

史記集解

杜取此

曰聖人之宏也

蔡邕注典引
引傳宏作治

韶賈逵云宏大也

同上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韶服虔云慙于始伐而無聖佐

故曰聖人之難

同上

見舞大夏者韶賈逵云夏禹之樂

同上

杜取此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史記修作及

韶服

虔云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

同上

見舞韶箭者

史記作招箭索隱曰

韶箭二字體變耳

韶服虔云有虔氏之樂大韶也

同上

曰德至矣哉

大矣

韶服虔云至帝王之道極于韶也盡美盡善也

同上

天之無不幬也

史記幬作燾

韶賈逵云燾覆也

同上杜取此

按史記

作燾禮記中庸篇無不覆幬鄭注云幬亦覆也或作燾

後漢書朱穆傳曰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注云幬亦覆

詩周頌正義引作燾燾幬古字通左傳舊本當作燾故

賈注如是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

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史記請作觀

韶服虔云周用

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

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同先儒

以爲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爲歌諸詩其所歎美皆

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本疏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

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爾雅服虔云入邑

與職政于公不與國家之事史記集解無邑無政乃免於難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爾雅歇竭也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說文縞

鮮色也縞屬細者爲紵粗者爲紵孔安國曰縞白綳也

鄭元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織按杜注

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未知何據或亦以意言之謂子產

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

然鄭國將敗服虔云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史記集解適

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按鄭注檀弓云文

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云按世本衛獻公生

公子當當生文子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

傳作發故云今攷此時獻公甫卒而發已稱公叔恐與

獻公孫名拔者係兩人公子朝按論語有公孫朝疑

即其人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

鐘聲焉史記稱過宿孫林父為擊磬索隱讀宿為戚服

虔云孫林父鼓鐘作樂也史記集解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

不德墨子經上辯爭彼也杜本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

若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服虔云辯若鬥辯也夫

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同賈逵云夫子孫

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成叛也同夫子之在此也猶燕

之巢于幕上節王肅云言至危也同君又在殯而可以樂

乎節賈逵云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同文子聞之終

身不聽琴瑟節服虔云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鐘鼓乎

同上杜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

三族乎節服虔云言晉國之祚將集于三家同說叔

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家吾子好直節服虔云直不能曲撓以從眾同必思自

免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窋放其大夫高止于北

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爲高氏之難故

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

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董遇注本作偃良敬仲也

註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

厚厚生止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

子偃按正義據世本則偃爲敬仲元孫而傳云曾孫必

有一誤本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

而寘旃**註**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縣上聚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

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

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諶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地太守釋文亦作湛按裨諶二字皆說文所收蓋古字通惠棟以爲杜改卑爲裨俗又改湛爲諶云古文盡亡說太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爾雅戾止也詩毛傳戾定也廣雅同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

子之為政何如釋文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為政服虔王肅本並無圍字**蒧**服虔云王

子楚令尹王子圍也王肅曰王子楚令尹圍也本對曰

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

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

焉助之匿其情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

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

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

侈而懷**蒧**廣雅懷恨也此杜本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

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二月癸未諸本二誤作三

今从宋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蒧**高誘呂覽注輿眾

本改正

也杜本此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

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律歷志引作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

也吏走問諸朝釋文一本作使走詁釋文一曰走使之人也服虔

王肅本作吏云吏不知歷者服虔云吏不知歷數故走

問于卿大夫王肅云吏不知歷也本疏師曠曰魯叔仲惠

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

七十三年矣詁熊朋來曰魯襄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

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于今三之一

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

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
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二月
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日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
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
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
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
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詁
說文亥𠄎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
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褻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
二首六身惠士奇曰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
乃絳縣老人之名卽孟子之亥唐韓非子云晉平公于

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創其名氏也下二如身是其日

數也律歷志是作則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

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

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詩毛傳由用也杜

此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通俗文泥塗謂之泥瀕武

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

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服虔云輿尉軍尉主

發眾使民疏本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

曰晉未可媿也說文媿薄也廣雅同杜本有趙孟以為

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容度焉有叔向女齊

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初王

僖卒其子括說文按云僖括則係季食采之邑故父子

皆以僖爲氏也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石經期誤作旗爲靈

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

爲害諸刊本脫爲字今从石經補入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

王子倭夫倭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蕩逐成愆奔平時釋文時音

止又音市或作疇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倭夫

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倭夫罪在王也 或叫于

宋大廟說文訛大呼也春秋傳曰或訛于宋大廟杜本此

按石經作川誤曰諄諄出出諄說文諛可惡之辭一曰

諛然春秋傳曰諛諛出出按今本作諄諄說文痛也杜

注諄諄熱也蓋本廣雅古字諛煥諄並通釋文鄭注周

禮引此作詘詘烏鳴于亳社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

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語伯姬也本疏如曰諄諄甲

午宋大炎服虔云經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

之耳同宋伯姬卒待姆也說文姆女師也按今本作

姆非今改正此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

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

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釋文敖本一作傲服本作放云

淫放也

文釋

服虔云言大夫淫放

本疏

政多門以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石經作壑非

爾雅壑虛也皆自

朝布路而罷**爾雅**說文罷歸也旣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

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

諸刊本作汰今從釋文改正

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

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

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

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
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王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
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
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
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襪
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
諸斗城水經注渠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子產殯伯有尸
其臣葬之于是城也按今在陳畱縣南子駟氏欲攻子
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

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

之石經駟作四誤及酸棗郡國志陳留郡酸棗縣此杜同與子上

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胖石經胖作勝非入盟大夫已已復歸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

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

羽曰其莠猶在乎說文生字注云草木妄生也从之在

土上讀若皇徐鍇曰妄生謂非所宜生傳曰門上生莠

从之在土上土上益高非所宜也戶光切據此則生當

作生說文又云禾粟下揚生莠按釋文稱禾粟之莠生

而不成者謂之莠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

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

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

晉爲任大夫音郡國志鉅鹿郡任縣杜同雞澤之會鄭樂

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

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楚公子

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古今人表無作亡王子必

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自封殖而虐之是

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宋

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董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

于澶淵旣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

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

釋文一讀以諸侯之上夫爲下句首

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按杜

注逸書正義無說今攷又曰二字是承上而言似皆屬

大雅之文梁履繩曰廿一年傳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杜云詩小雅正義曰此采菽之篇彼詩云優哉游哉

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是可取以爲證不

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

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

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

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

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

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

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

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

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

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

有章上下有服詒高誘呂覽注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

制田有封洫詒高誘呂覽注封界洫溝也廬井有

伍詒廣雅廬舍也大人之忠儉者釋文大人或作大夫非從而

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

鮮註鄭元儀禮注鮮新殺者杜注云野獸非義訓眾給而

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

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

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呂覽引作貯之眾經音義引傳亦同

註說文褚卒也一日製衣按周禮厘人注褚藏釋文云

本或作貯或作褚是貯褚古字通高誘呂覽注引此卽

作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

呂覽作賦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註賈逵國語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也高誘呂覽

注與猶助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

註高誘呂覽注殖長也子產而死

呂覽作若

死

誰其嗣之

註高誘呂覽注嗣續也

杜木此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

將死矣其語偷鄭元禮記注偷苟且也杜本此不似民主

且年未盈五十而諂諂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

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

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

伯曰人生幾何釋文本或作民生无幾何五誰能無偷漢書

引無朝不及夕將安用樹漢書引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

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語季孫與晉故

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

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僕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服虔云胡歸姓之國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

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

服虔云齊謚也

同上

公子稠

世本作稠徐廣曰一本作招

音紹說文引春秋傳曰有空禡按徐廣云稠本作招音

紹今攷招禡稠音皆同疑空禡應作公禡又昭二十二

年有定禭字亦與空禭相似吾友段大令若膺又云昭二十五年有季公鳥或卽是今並存三說以俟攷穆叔

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服虔云無母

弟則立庶子之長

同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

諸刊本皆作均今从石經

宋本改正

古之道也非適嗣

諸本作嫡亦从石經改正

何必弟之子且是人

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

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

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服虔

云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同

君子是以知其不

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

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節廣雅充滿也
斥廣也按下二句史記索隱引張揖無若諸侯之屬辱
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閼節說文閭
門也閼巷門也按杜注閼門也本爾雅衙門謂之閼厚
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
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節說文葺茨也按杜注覆
也義亦通李涪刊誤云牆壞葺之而已何云繕完此當
是繕宇葺牆宇誤爲完也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證段
若膺云完當是院宇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

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阮爲寘之重文以待賓
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詒正義句士文
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句此士文伯
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句恐非
按元和姓纂七引世本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也
廣韻引世本又云司功氏士勾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
氏今攷此傳子產壞館垣而士文伯獨讓之則文伯當
亦爲晉司功之官諸侯之館是其所司故下傳云趙文
子使文伯謝不敏亦其證至正義云文伯爲范氏別族
當有所據俟再攷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
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𠂔

按孟子曰一日暴之文曰秋陽以暴之說文暴晞也

又曬字下注暴也蓋二字轉相訓蓋暴防日色露防露

氣暴主晝露主夜觀下言燥濕可知其輸之則君之府

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

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𠂔**

說文庫中伏舍一曰屋庫張載魏都賦注引作埤李善

射雉賦注曰埤短也埤與庫古字通無觀臺榭以崇大

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𠂔**詩

毛傳易治也

杜本此

圻人以時填館宮室**𠂔**按說文作圻

云所以塗也

杜本此

圻圻古字通又埧字亦通作稯說文

椳杆也廣雅撰塗也撰與塤同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作
羈云塤也杜注本廣雅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
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
之屬各展其物韻鄭司農周禮注展具也公不畱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
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
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
天厲不戒韻六經正誤云天厲不戒注疏及臨川本作天
地之天厲者天之癘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今从石
經宋本定作天厲哀元年傳云天有菑癘注厲疾疫也
更是一證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

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微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

服王注皆讀羸爲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爲受

本說文羸疏

有餘買利也按杜取買服說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

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釋文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

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

矣

詩協作洽

辭之釋矣

詩釋作憚釋文同云釋又作憚

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莒犁比公

後漢書犁作黎

生去疾及展輿旣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

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
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吳
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
其果立乎韻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
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本酈道元云淮水
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
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巢隕諸樊閭戕戴吳韻說文
戕槍也他國臣來弑曰戕按戴吳爲楚巢牛臣射殪正
屬他國臣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
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

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
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
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
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
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
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說苑按說苑政
理篇亦載此事作子大叔善決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
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說苑政理篇作族姓
變立今說苑本立上衍一而字惠棟曰變立即古文班位字也古讀
變爲辨辨爲班古文位作立劉歆傳曰春秋傳多古字

古言乃知向所據者皆古字也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
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
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
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
如子產曰何爲新序作胡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新序作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
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決使道韋昭國語注道通也杜本此不如吾聞而藥之

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說服虔載賈逵語云

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

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

本疏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

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說文愿謹也

杜本此

吾愛之

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

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

說

廣雅榱榱也按說文榱榱也轉

注字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說

高誘淮南注制裁也

杜本此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詒廣

雅庇寄也高誘呂覽注庇依廕也下同而使學者製焉

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詒爾雅貫習也

杜本

此

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

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

日我曰子爲

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

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

焉

玉篇引作情若面馬風俗通作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

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

爲鄭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

字

言於衛侯曰令尹以君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似君

儀故曰以君矣

本疏

按服訓以爲用正義稱明年傳文云

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諸本反云俗本作以誤惠

棟云古文以字作吕與似通故誤作似將有他志

五行志他

作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

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廣雅畏威也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文選注引
聞作問

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

釋文棣本又作逮按孔
子閒居篇作威儀逮逮

不可選也詩孔安國書傳選數也

杜本
此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毛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

也

杜本
此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

之德曰大國畏其力

尚書國
作邦

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

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

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圖廣雅止禮也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傳卷十四終

用勸校刊